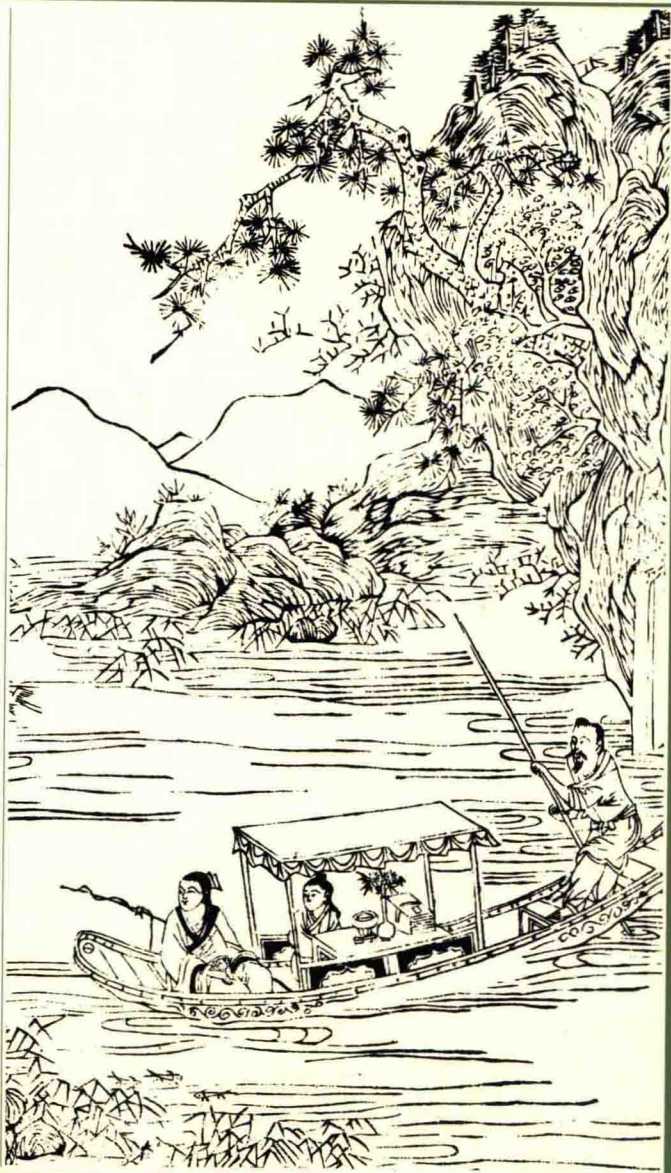


中华经典诗话

六一诗话 温公续诗话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宋】欧阳修 司马光 撰

克冰 评注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诗话

中华书局

六一诗话 温公续诗话

【宋】欧阳修 司马光 撰

克冰 评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一诗话 温公续诗话 / (宋)欧阳修,司马光撰;克冰评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3

(中华经典诗话)

ISBN 978 - 7 - 101 - 09998 - 0

I.六… II.①欧…②司…③克… III.诗话—中国—宋代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026108 号

-
- 书 名 六一诗话 温公续诗话
撰 者 [宋]欧阳修 司马光
评 注 者 克 冰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诗话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1 $\frac{3}{4}$ 插页 2 字数 85 千字
-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998 - 0
定 价 24.00 元
-

前言

《六一诗话》是最早出现的诗话。这是一种谈论诗事的笔记小说，即评说诗歌，议论诗人，记叙与诗相关的琐事、轶事，每则长短不拘，简洁概略，随笔散记，自由闲谈。自此之后，诗话不断涌现，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诗学文体。

《六一诗话》诞生于北宋中叶。宋朝建立之初，诗界多学唐人，杂彩纷呈，多元并进。最初，学白居易诗一时成风，所谓“白乐天体”，或称“元白体”（宋严羽《沧浪诗话》有“微之、乐天其体一也”之说），如徐铉、王禹偁等。尤其王禹偁，如宋人蔡启《蔡宽夫诗话》所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王禹偁学白居易，也敬慕杜甫，他的创作有所通变，对北宋中叶诗风具有诸多开启意义。但许多学白诗者，往往一味效其平易，以致流于浅俗。

而当时另一潮流则效仿晚唐诗人，所谓“晚唐体”，即追随贾岛、姚合等晚唐诗人的风格，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工巧精致，长于五律，清雅有味。这些诗人，多为僧人、隐士，如九僧诗人，如林逋、魏野。这派诗人，常与世事相隔，沉湎于孤高、清苦的自我境界，驰心杳冥，搜寻字句，营造意境。他们

往往写出一些字词精妙、境界鲜明的佳句，传诵于世。但他们的诗题材范围较窄，离自我以外的现实生活较远。

第三种潮流是“西昆体”，这是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僚在为朝廷编纂《册府元龟》期间相互酬唱而形成的一种诗风。他们的酬唱由杨亿编集成册，名曰《西昆酬唱集》，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争相效仿，一时成风。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引宋葛胜仲《丹阳集》云：“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号江东三虎，为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西昆诗人虽以李商隐为楷模，但他们的诗作重在“藻丽”，援引经典，以学问为诗，而往往缺乏李商隐诗的深婉情感。

《六一诗话》的作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他说：“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其诗话因名《六一诗话》。在政治上，欧阳修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曾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但后来对王安石新法推行中的一些不良后果却有不满。在文学方面，欧阳修是宋初诗文革新的领袖，他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散文“唐宋八大家”，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共誉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他能诗会词，作品不少。欧阳修还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自编撰《新五代史》，这种著史功底既对他撰写诗话有所裨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诗学观有所拘束。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受韩愈影响，或说他是韩愈诗文革新的继承者。和韩愈

一样，欧阳修主张明道致用，重视内容，所谓“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遵从的道，与韩愈一样，是“儒”道，所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与张秀才第二书》）。不过，道不是抽象的空谈，他强调道与事相统一，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

欧阳修虽然重视内容，但也不轻视形式。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即内容真实，语言有文采。他列举《诗》、《书》、《易》、《春秋》，以为“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而屈原则“善文其讴歌以传”。欧阳修自己的诗歌创作，则“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宋叶少蕴《石林诗话》）。他将作诗基本视同一般文章的写作，往往忽视丰富蕴藉、耐人寻味的诗意，甚至也像韩愈一样，常以散文入诗，如《石林诗话》所言：“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

欧阳修继韩愈之后在北宋文坛举起诗文革新的旗帜，鼓励质朴晓畅的文风，举扬有才华的新进作家，逐渐开创了诗文的新局面。

《六一诗话》虽为“闲谈”，却始终贯彻着欧阳修的基本诗学思想。欧阳修似以史家的公允态度记录事实，但在他似乎不表态中表露出他的好恶取舍。他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即要“载事”。无论写宫廷事件，抑或写现实生活，凡诗应言之有物。如若事与道合，弘扬儒学，便更得他的赞扬。而对孟郊、贾岛和追随晚唐风格的九僧诗人，他则流露出嘲讽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弃

百事不关于心”，或者顾影自怜，沉溺自我境况，或者吟风咏月，陶醉自然风物。但即使“载事”，事却要“真”。欧阳修所强调的“真”，主要是事实的真，即诗中所涉事物完全符合实际，或对真实生活境况的感受。

在诗歌风格上，《六一诗话》主张平实，强调气势，反对浮艳。《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西昆’”。在“西昆”之风盛行时，欧阳修以平实反浮艳，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一起对抗“西昆派”，最终扭转诗风。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也对杨亿等“西昆”诗人语僻难晓的学者之弊旁敲侧击。他还特别强调诗的笔力、气势。他虽赞扬梅尧臣的诗清切精新，但与苏舜钦相比，他更欣赏苏诗的“笔力豪隽”、“超迈横绝”。

在诗歌语言上，《六一诗话》主张平易疏畅，反对直白浅俗。欧阳修引用梅尧臣的话说：“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他对效仿白居易的当朝诗人予以讽刺，说他们“语多得于容易”，流于浅俗，为人耻笑。

《六一诗话》甚至提到诗人修养问题，认为博学方笔力有余，无施而不可。

应该指出的是，欧阳修评诗虽观点明确，但不怀偏见。他反对“西昆”浮艳，不满“晚唐”空泛，嘲讽“白体”浅俗，不喜释、道，但对他们的一些好诗句却同样予以肯定。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不好杜诗”，但他谈到陈从易等人补杜甫《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下一脱字时，则表现出对杜甫炼字功夫的钦佩。欧阳修此种公正态度，应为评家楷模。

于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后，司马光作《续诗话》，以补其遗者。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卒后谥文正，赠太师、温国公，故其所续诗话名为《温公续诗话》。

司马光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在政治上，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几度上书，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即使“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但他无力抵制变法，于是请求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御史台，从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潜心修撰《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天生的史学家。《宋史》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年的历史。宋神宗以其“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司马光著作颇丰，除史学外还涉及经学、哲学、医学。他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修养，写有游记、诗词。《温公续诗话》即是一部显现其文学修养的著作。

《温公续诗话》作为续补之作，常常照应《六一诗话》，对《六一诗话》中提及的诗人、诗事予以补充或续说。但他在诗歌方面毕竟不如欧阳修多有用功，所以《续诗话》中较少看出如欧阳修那样的明确诗学思想。司马光和欧阳修一样，遵从儒学，不过他不像欧阳修那样特别强调诗的内容，而是多有对一些字精句工、境界新颖的诗篇、诗句的褒扬。但他指出诗贵言外之意，实为可贵。他对一些清贫的隐逸诗人颇显情义，并对他们的诗作予以一定肯定，显出他温良、宽厚的品格。《温公续诗话》除了谈诗，也常说事，即关于诗人、诗作的轶事、趣闻，这些内容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杰出史学家的

特长，往往寥寥数语即传神达意，人物活现，跃然如睹，事意丰富，令人咀嚼。这些记叙或与诗无涉，但也可一读。

本书《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原文依据中华书局《历代诗话》2006年版，个别标点有所改动。

克 冰

2013年12月

目 录

六一诗话

一……3

二……4

三……7

四……9

五……11

六……15

七……18

八……21

九……27

十……31

十一……35

十二……39

十三……42

十四……47

十五……49

十六……52

十七……54

十八……57

十九……61

二十……65

二十一……69

二十二……72

二十三……75

二十四……77

二十五……81

二十六……84

二十七……89

二十八……90

二十九……96

温公续诗话

一……101

二……101

三……102

四……106

五……107

六……109

七……113

八……117

九……119

十……125

十一……127

十二……129

十三……131

十四……132

十五……133

十六……136

十七……137

十八……140

十九……143

二十……145

二十一……148

二十二……151

二十三……154

二十四……155

二十五……157

二十六……162

二十七……164

二十八……166

二十九……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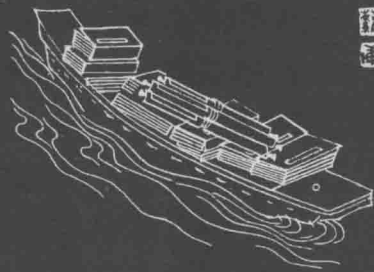
三十……169

三十一……171

三十二……176

六一诗话

書畫舫



居士退居汝阴^①，而集以资闲谈也^②。

【注释】

①汝阴：古县名。秦代所置，治所在今安徽阜阳。

②以资：即以供。资，供给。

【评析】

欧阳公之前，也有谈论诗的，或如《毛诗》专门解说《诗经》，或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论诗，等等。梁朝钟嵘《诗品》实则已具诗话规模，但旨在品评各家诗作，文字简略。唐僧皎然《诗式》，乃重在诗法。至于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则是描述诗之不同风格。而欧阳公于前人之上更加发挥，别开生

歐陽文忠公



欧阳修画像
《晚笑堂画传》

民有父母國有君臣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思小人有所畏而不取
為學如文川齋欲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固如東坡蔡公
文中語也坡又序公集云歐陽子論大道似蘇愈論事似陸勢紀事似司馬遠得歐似
李公此非于言也天下之言也

面，兼言诗作、诗人、与诗关涉之事，名为“诗话”。欧翁“闲谈”二字道出其“诗话”特征，即不拘规格，信笔记述。《六一诗话》遂开诗话之先，亦启词话于后。

二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词》云^①：“奠玉五回朝上帝^②，御楼三度纳降王。”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③。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铢、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④。若五朝上帝则误矣。太祖建隆尽四年^⑤，明年初郊^⑥，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谢于西京^⑦。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

【注释】

①李文正：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后汉乾祐元年（948）进士，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谥文正，著文集五十卷，曾参与编修《旧五代史》，并监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永昌陵：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墓，在河南巩义宋陵陵区，东邻其父赵弘殷宣祖永安陵，西靠其弟赵光义太宗永熙陵。

②奠玉：以玉祭典。《全唐文》三十三卷南唐元宗李璟《礼神用真玉诏》



云：“礼神以玉者，盖取其精洁表心，温润合德。……自今已后，乾坤六器，宗庙莫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③首出：杰出。

④“所谓三降王”二句：三降王，刘铎（chǎng，943—980），五代时南汉国君。宋兵攻至贺州时欲逃未成，只得乞降。宋太祖赐其锦衣冠带，授官职。孟昶（919—965），五代西蜀国君。公元965年宋将王全斌率师入蜀，孟昶降。宋太祖封其秦国公，孟昶受封七日后亡。李后主，即李煜（937—978）。公元975年降宋，因所作词中多怀古念旧之情，引怒太宗，被赐死。

⑤建隆：宋太祖赵匡胤首个年号，公元960年至公元963年，共四年。

⑥郊：祭天地。古代祭礼，在郊外祭天或祭地，称为“郊祭”。《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帝王登基或改年号等重大事件，即行郊祭。

⑦“四月大雩（yú）”二句：雩，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一种祭祀。《宋史》云：“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yuán）丘或别立坛。”又云：“开宝中，太祖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礼。”西京，即洛阳。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于陈桥驿兵变，加黄袍，登皇位，建宋，

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京。

【评析】

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宋初诸子，多祖乐天。”李昉亦然。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李昉在以“秘阁清虚地”为首句的组诗中也写道：“应同白少傅，时复枕书眠。”白少傅，即白居易，其晚年官居太子少傅。白居易《秘省后厅》云：“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秘省，即秘书省；白居易曾于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李昉不仅诗学白体，且闲雅亦效白氏，可见对白居易之倾慕。

李昉确也写出不少浅切而不失诗意的作品，如：“移得修篁带嫩苔，欲教相夹小桃开。何须一一依行种，但要疏疏满槛栽。枝上挂衣闲就枕，影中铺簟好持杯。蓬丘仙客偏怜尔，应为幽丛数数来。”但《永昌陵挽歌词》不过歌功颂德而已，全篇为：“丹青史笔敢虚张，功德巍然轶汉唐。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诗之首二句以不敢“虚张”的退步姿态“虚张”了宋太宗赵炅超越汉唐的巍然功德；后二句实具其功：五次祭奠天地，三度接纳降王。李昉乃才学之士，深受赵炅喜欢，在赵炅为帝之前二人即常相唱和，后常伴太宗左右。作为当朝诗友，更作为两朝重臣，李昉诗难免夸饰乃至献媚之嫌。

欧阳公订正诗中“五回朝上帝”实为四回，要求真实。但诗的真实，在于真情实感，而与写史不同。即使咏史，也非记录史实，而为幽思感慨、显志抒怀。如若诗写成史，难免招致考对。李昉《永昌陵挽歌词》正如此。